

永樂大典

卷一萬四千四百

六十三

永樂大典

卷一四四六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三

五御

禦 備禦三

唐贈天寶八年六月隴右哥舒翰率河東河西靈武及突厥阿布思等兵士六萬三千攻吐蕃石保城拔之更名神武軍分兵鎮守是載又於木剌山置橫塞軍城及安北入都護府命郭子儀領其後拜武衛大將軍後移橫塞軍城及安北府於永清柵北築城改橫塞軍為天德軍子儀仍為之使 十三載七月隴右哥舒翰以前年之後收黃河九曲之地請分置郡縣及軍於是新置洮陽郡及神策軍於臨洮郡之西二百里洮河郡於積石軍之西百里及宛秀軍以實河曲之地命臨洮郡太守漢門軍使成如瓊兼臨洮郡太守仍充神策軍使前積石軍使威奉忠為洮河郡太守充本郡鎮守使 代宗大曆三年十二月以吐蕃歲犯西疆增修鎮守乃以鄯寧節度馬璘為涇原節度使鎮涇州以鄯寧慶等州隸入朔方時朝議以馬璘孤軍在鄯州不足捍蔽遂徙郭子儀軍自河中居邠仍兼鄯寧節度令馬璘居涇自是京師靈晏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三

五年徙置當悉拓靜恭五州于山險要害之地備吐蕃也 八年夏城奉天縣以備蕃寇 是年朝議以為近歲蕃戎入邠靈之後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為守宰臣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之要害指畫於帝前曰今國家西境極於滿原吐蕃防戎在推沙堡與原州界其間原州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固草肥水甘舊壘存焉吐蕃比毀其垣墉棄之不居其西則監牧故地皆有長壕巨壑重復深固原州雖早霜黍稷不熟而有平涼府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移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之貯粟一年戎人夏收多在青海羽書覆至已逾月矣今運築並作不二旬可畢移子儀大軍居涇以為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為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為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之股朝廷可高枕矣兼圖其地形以獻載密使人踰隴山入原州量井泉計徒廟車乘春鍾之器皆具檢校左僕射田神功沮之曰與師料敵老將所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聽候矣帝遲疑不決會載得罪乃止 九年四月甲申關內河東副元帥中書令郭子儀如行營引辭於廷美殿語及邊事涕泗交集由

是中書舍人常袞率常侍給舍諫議遺補一十八人詣闕門請論事有詔
三人一引各盡己懷帝皆罕詞聽納乙酉初日自古聖帝明王之臨御也
莫不法乾坤之履載體山川之受納立德於太上遠淳於至道清淨無事
保合太和濟于羣生洽于四海豈垂意兵革勞心戰爭也蓋有德化之所
不綏招懷之所未諭不武王命毒流生人故有除暴禁淫之師安人止戈
之武則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之所不免也朕君臨萬邦十有三載德薄內
愧中夜再興至如易簡寬仁龔默玄淡素懷所慕終食豈忘然自承統以
來屬當多難伊川有盜國之孽朔野有叛君之將江湖海島伏戎數輩其
在右武安能解嚴所以請於宗廟親授經略誅結姦宄摧殄暴強三年之
間方內底足此皆皇天祐我烈祖群后戴于一合是用集大勳于國家保
萬姓於區夏豈伊寡薄能及此耶每思偃兵姑務柔遠將息馬以論道期
舞干而脩德而西戎負約間歲犯邊朕常棄細過庶弘大體疆臣兵吏亟
請長驅屢有誠勅不令掩襲蕪約游騎不許擒生庶或誤之亦使還道固
以亭育之義豈隔華夷綏撫之恩豈殊遠邇故布文告以訓之叙舅甥以
睦之彼亦嘗遣聘臣來脩舊好玉帛之禮繞至於上國烽燧之候已及於
近郊長其無狀昧於事大去冬踰我關隴入我郛郭驅人之馬牛掠人之

永樂大典卷一百四十四

二

士女朕計其通好本在人安乘此不虞醜貽我詐每一興念悼于厥心豈
朕不叶於親隣豈朕有負於恩信猶期憇艾未忍討除今大閱甲兵以增
扞禦且私不戰之道用舉備邊之常所以然者念其載勤款跡求繼嘉姻
事或由衷義從割愛因之宣遠豈復顧私當罷四方之師永全二國之好
儻更侵冒必示威刑宜令于儀以上郡北地四塞五原義渠稽胡鮮卑雜
種馬步五萬衆嚴會拘尼克壯萬軍抱玉以晉之高都韓之上黨河湟義
從汾隴少年凡三萬衆橫絕高壁斜界連營馬璘以西域前庭車師後部
兼廣武之戍下蔡之孫凡三萬衆據于朝那道當路之塞忠臣以盧龍柳
城洎石北平漢東諸鎮江黃申息之師凡三萬衆屯于回中張大軍之據
忠誠以武落別校石地奇鋒凡二萬衆出岐陽而北會希讓以三輔太常
之徒六郡良家之子自渭上而西合汴宋淄青河陽幽前總四萬衆分列
前後魏成德昭義永平總六萬衆大紂左右朕內整禁旅親誓諸將資以
千金之費錫以六牧之馬戎裝戰器軍用遺儲各有司存素皆精辦咨爾
將相文武宣力之臣夫師克在和善戰不陣各宜保據經界屯據要衝斥
候惟明首尾相應若能悔過何必勞人如或不恭自當伐罪然後眷求統
一以制諸軍進取之宜俟於後命各敬爾守無曠武經賞罰之行國有明

興宣示中外。知朕意焉。八月甲辰。詔諸軍分統防秋。將士其淮西鳳翔防秋。兵士馬璘統之。汴宋滿青成德軍兵士。朱泚統之。河陽永平軍兵士。牛儀統之。揚楚兵士。抱王統之。十一年五月辛巳。加朔方五城戍兵。及增脩屯田備回紇也。十二年秋。詔幽州盧龍節度使朱泚。如奉天行營。以備西戎。李吉甫元和八年。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虜。高治經畧軍居中。以制戎虜。至德實應。開廢宥州。以軍進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以江淮田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衆不爲且。李德裕字文範。言賣官度僧道士。收贖濟軍興。時取償既賤。衆不爲且。李德裕字文範。文宗大和三年。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所有始。韋臯招來南詔。復萬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之法。德裕以臯。答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決。爾至元。穎時長驅。策入。蹂躪千里。蕩無孑遺。今癘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遠。樓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由折成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高訂虜之情。偽盡知之。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蜀器械皆運。率戶二百。取一人。使

永樂大典卷萬里單六三

三

習貨物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文宗築伏羲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據西山。吐蕃復叩。味關。徙萬州。治臺。登以奪蠻險。李芾字茂初。連練時。宜嚴備。常若有敵。王恩禮在太原。器甲完備。儲粟至百萬斛。德宗貞元三年。四月庚申。詔曰。蕃寇雖退。墮理猶虞。安邊之策。必有良算。各委常參官。具所見封進。每坐日。三四人。陳奏利害。七年二月戊戌。詔曰。平涼當四會之衝。居北地之要。湟原節度使劉昌請城于茲。分兵保戍。實以遏其要衝。保寧邊鄙。平涼故原州屬縣。在原州西一百五十里。令董率諸兵城之。度支饋餉。決辰而畢。仍分兵戍之。地當走集。得守固之要。兵器糧穀。頗豐。而人安焉。八年。中書侍郎陸贄。知政事。以河隴陷蕃以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諸鎮之軍也。更番往來。疲於戍役。贄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捍虜戰賊。動多敗衄。又苦邊將名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乃上疏論其事曰。臣歷觀前代書史。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閭巷。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治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飲。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

永樂大典

卷一四四六三

收釋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常收冗費益贍邊戍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積矣足食之原粗至理兵之述未精敢試等量廣備揀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倭存史籍可得而言大底尊即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隣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捍寇讎曾莫知力不足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邊可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邊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禦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預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靈於累葉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

危異決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夫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衝化威之則類如秋降安得不從而撫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好盟蔑恩肆毒論之不變又遇中國喪亂之弊當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累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親紆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能已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足以出攻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爲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手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據却之方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剪伐之畧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變易者蓋有

永樂大典

卷一四四六三

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廢。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情理之所一也。國家自祿山構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狀。迴紇矜功。馮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力竭。蠶織。西輸。賄幣。北賂。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後乃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畧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乃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饋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保國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宜物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敵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宥。強者乃以水草為邑居。以計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耻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

永樂大典卷一四四六三

五

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馳。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較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剴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及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宣衆度。脩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通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壘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關。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鐔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

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
 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恣生於不均。機失於過制。臣
 請為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後異。用之於救急。則權
 以行。難用之於暫。則權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說。而不
 拘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負可
 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懼。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馬則勸。習
 馬則勞。保親戚則樂生。慎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
 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
 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情。習辨其土。冥察其伎能。知其欲惡。用
 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算。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
 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
 奪其氣勢。結其恩情。拊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賢
 課而人自為用。施禁防而衆自不携。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
 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
 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趣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

水樂大典卷萬字軍字六

六

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
 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冽厲。鷹沙慘目。與豺狼為隣伍。以戰鬪
 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割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
 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親焉。長而安焉。不見樂
 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
 尤被優養。慣於溫飽。徂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
 辛酸動容。矜矜蓄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
 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踈乎。矧又有休伐之期。無統帥之馭。
 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未也。咸
 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岳指計。張順待餉。徵幸者。猶患運期之除。續
 帝念戎醜充斥。王帥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瀆情志。且爾待之真為。
 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
 豈為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後有抵犯刑禁。請從軍城。意欲增戶實邊。
 兼令展效自贖。既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患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
 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後有
 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帥。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

委其疲羸乃配諸鎮將既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常在
寨務之輩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繞足閉關在野者恣遭劫掠恣其
芟蹂盡其搜略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克獲旋返耳安邊之本所切在兵若
斯可謂措置乖方矣賞以存勸罰以示懲故賞罰之於取衆也猶繩墨之
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觀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取衆而不
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
擯抑未如是若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項太穆於
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不行之於軍國之典章又不能施之於將務
相違養苟度歲月欲賞一有功辭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後慮同惡
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志
身效節者獲誚於華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變國者不懷於愧
畏緩救失期者以自爲智者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於相亂人雖欲
善誰爲爲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惟困厄敗捷者行私而苟
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
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憂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
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

訴誣善者問上而不懲取衆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日置乖方
將不得竭其材卒不得盡其力也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
無人之地適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之首
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
編戶傾家破產之資有司權監稅酒之利惣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
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寇疆威爲中國甚大者莫大於吐蕃以吐
蕃舉國勝兵之徒繞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
殊所能寇遣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之趨敏動
則中國畏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疆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
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
則號令不肅號令不肅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
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闢在
於肢事之內如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
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必難進退必難
則徐疾失宜徐疾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
羸衆散爲弱逸撓離拆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手九牧欲令齊

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未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項逆泚誘涇隴之衆叛懷光汗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禦屬每俟邊事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兵法下臨唯以容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莫無陷危固亦難矣夫以氣爲日用者也氣聚則威散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今之遣兵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取在均濟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勸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厭望之望蓋所謂日省月試錄廉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

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優厚踰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兵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倍之益此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派亡經費所以偏置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况乎驕倭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人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爲戎首則以可嘉而欲使其叶力同心以據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爲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邑甲兵籍某人叅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軍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間也夫如是則毅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其事既足其求必然可以覈其不減行其賞罰受賞者不以爲濫當罰者無得而詞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毅而命之曰自間已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亦令專斷故軍容不入

永樂大典

卷一四四六三

國國容不入軍。君命有所不受。誠為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項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令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莫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心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平克。靖難則不可。夫兩境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踈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故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遠邇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推剝。畜夫推婦。整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為一。其根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惣制在朝。不憂於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遠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取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分力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毒。賊軍旅之膏。盲也。茲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

永樂大典卷一四四六三

九

澆膏盲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膏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壯願往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往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如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布耕牛。兼顧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完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人播種。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為收糴。各酬倍價。務漿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彊。食不足與夫。儻來思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為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朔方元帥。應鄜坊邠靈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為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東良吏。以為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為軍根。以

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授既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水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恩。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夷狄不感懷。疆場不宣譏。則諸居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鑒。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蕪。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為罪。不以人廢言。釐陳狂愚。惟所省擇。帝極深嘉納。優詔褒美之。九年三月辛酉。將城鹽州。詔曰。設險守國。易象垂文。有備無患。先王令典。况修復舊制。安國封疆。按甲息人。必在於此。鹽州地當衝要。遠介朔隣。東連銀夏。西接靈武。密邇延慶。係捍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備無據。千里亭障。烽燧不接。三隅要害。使戍甚勤。若非興集。師徒繕修。壁壘設攻守之具。務耕戰之方。則封內多虞。諸華屢警。由中及外。皆靡寧居。深惟永圖。豈忘終食。顧以薄德。至化未孚。既不。能復前古之封。致四夷之守。與其臨事而重擾。豈若先備而即安。是用弘。久遠之謀。修五原之壘。使邊城有守。中夏克寧。不有黷勞。孰能永逸。宜令左右神策軍及朔方河中絳郿靈慶兵馬副元帥潭城朔方靈鹽豐夏絳

水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四百三十三

十

銀節度都統杜希全郿靈節度使張獻甫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邢君牙夏絳銀節度使韓潭麟坊丹延節度使王栖曜振武麟勝節度使范希朝張所部簡擇馬步將士合三萬五千人同赴鹽州左神策將軍兼御史中丞張昌宜充右神策軍鹽州行營節度使權知鹽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杜彥光可鹽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應所板築及緣修城雜役等宜共取六千人充其餘將士皆刊布營陣戒嚴設備明加斥候以警不虞其修城板築功後將士各賜絹布有差其鹽州防秋將士三年滿與代更加給賜仍委杜彥光具名聞奏悉與改轉其防遏將士等畢事便令於歸仍賜布帛有差其諸軍吏士都賜帛七十匹朕情非為已志在靖人塔爾將相之臣忠良之士輸誠奉國陳力忘勞克茂功勳永安疆場必集兵事實惟衆心各相率勵以副朕意其元三年鹽州為吐蕃所陷毀其城而去自是塞外無保障靈武勢隔而通解坊甚為危急故命城之二旬而畢又詔兼御史大夫比子遂統兵五千兼御史中丞史履澄杜彥光之衆戍之是後世帝念將士之勞厚今度支供給又詔涇原劔南山南諸軍深計吐蕃以分其力由是板築之際虜無犯塞者及畢中外咸稱賀焉十三年正月辛卯鳳翔邢君牙奏請於隴州西七十里平戎川築城以備西戎名永信城壬寅吐蕃贊普

遣使覈索昔齋表請修和好。遣將以聞。帝以其豺狼之心。數負恩背約。不受表狀。任其使却歸。十七年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已丑。陷麟州。詔西川節度韋臯分遣偏將勒步騎二萬出成都。西山南北九道並進。遇糧難。老翁故維州保州松州諸城。以紆北邊故也。憲宗元和元年秋七月壬辰朔。宰相杜祐上疏曰。伏見近者。党頌與西戎潛通。屢有降人指陳事跡。而公卿廷議。以為誠當謹兵備。以侵軼。益發甲卒。邀其寇暴。此蓋未達事機。匹夫之常論耳。夫蠻夷猾夏。唐虞已然。周宣中興。獯豸為害。但命南仲往城朔方。驅之太原。及境而止。誠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平六國。恃其兵力。北築長城。以拒匈奴。西逐諸羌。出于塞外。勞力擾人。結怨階亂。中國未靜。白徒競起。海內雲擾。實生謫戍。漢武因文景之富。命將與師。遂至戶口減半。竟下哀痛之詔。罷田輪臺。前史書之。尚嘉其迷。而後復蓋聖王之理天下也。唯務綏靜。蒸人。西至派泐。東漸于海。惟南與北。示存聲教。不以遠物為珍。匪求遐方入貢。豈疲內而事外。終得少而失多。故前代納忠之臣。並有佐君之議。淮南王請息師於閩越。賈捐之願棄地于朱崖。安危利害。高懸前史。昔馮奉世矯漢帝之詔。擊莎車。傅其王首於京師。威振西域。宣帝大悅。議加爵土之賞。蕭望之獨以為矯制違命。雖有功效。不可為法。

水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四百五十五

土

恐後之奉使者。爭逐發兵。為國家生事。述理明白。其言遂行。國家自天后已來。突厥默啜。兵強氣勇。屢寇邊城。為害頗甚。開元初。邊將郝靈筌親捕斬之。傳首闕下。自以為功。代莫以二。坐望寵爵。宋璟為相。慮武臣邀功。為國生事。止授以郎將。由是訖開元之望。無人復議開邊。中國遂寧。外夷亦靜。此皆成敗可徵。鑿非遠且。究項小者。雜處中國。本懷我德。當示撫綏。間者。邊將非廉。亟有侵軼。或利其善馬。或取其子女。使賄方物。微為侵徒。恣若既多。叛亡遂起。或與北狄通使。或與西戎寇邊。有為使然。固當懲。董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未之管。子曰。國家無使勇猛為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者之遠畧也。今戎醜方彊。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誠之充。董使保誠信。絕其求取。用示懷柔。未則懲禦。去則謹備。自然彼懷我德。董其姦謀。何必遽圖興師。坐致勞費。陛下上聖。至行履育。群類動必仰古。謀無不臧。伏望堅保永圖。置兵社席。實天下幸甚。臣職昧經綸。學嘗博究。竊鼎鉉之寵任。為朝廷之老臣。恩深莫倫。志慙思報。誠否備閱。勇荒上陳。有驥旅底。伏深惶悚。帝深嘉納之。三年正月庚子。以將城臨涇。詔麟遊靈臺。良原崇信歸化等五鎮。並修整士馬。犄角相應。從涇原節度。仗段祐之請也。臨涇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是險要之鎮。從前因循不修。常為犬戎

所保其界有青石嶺嶺多美去每軍人耕獲屢為蕃寇掠奪祐請修築該
者是非相半祐次城之功畢時方以為大利八年七月以中受降城及
所管騎士一千一百四十人隸于天德軍十月辛丑以普潤鎮兵四千
割屬涇原節度使仍分靈武道鹽州隸夏州自夏州至靈州初置八驛
先是迴鶻自領部落南過磧取西域防禦使周懷義未至朝廷大恐以為
迴鶻聲言討吐蕃意是入寇軍臣李吉甫以為迴鶻入寇且當漸絕和事
不應便來犯邊但須設備不足為慮因請自夏州至天德軍置廢館一十
一所以通緩急又請發夏州騎士五百人營於經略故城應援驛使兼護
党項帝悉從之九年五月庚申初天寶中宥州寄理於經略軍實應已
後因循遂廢由是昆夷屢擾党項靡休蕃部之合撫懷莫及朕方弘遠略
思復舊規宜於經畧軍置宥州仍為上州在郭下置延恩縣為上縣屬夏
綏銀觀察使時宰臣李吉甫又上言國家曰置六胡州在靈鹽界內開元
中廢六州置宥州以寬宥為名領諸降戶天寶末宥州寄理於經略軍蓋
以地形居中可以總統蕃部比以應接天德南接夏州今經略額靈又不
置軍鎮非舊制也於是復置宥州理經略軍十五年正月乙未以邠寧
節度使李光顏充都督當修築鹽州城及防邊等使鹽州刺史李文悅為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五百三十三

三

副九月癸丑麟坊奏發兵五百人赴寨門防擬十月吐蕃入寇東川節
度使王涯上言臣當道出軍徑入賊腹有兩路從龍州清川鎮入吐蕃界
直抵故松州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一路從蘇州威蕃柵入蕃界直抵
柵難城是吐蕃險要之地涯又陳備禦吐蕃事宜曰臣伏見方今天下無
犬吠之警海內同履孟之安每蕃戎一警則中外咸震至陛下有肝食
懷之憂斯乃臣等居大官受重寄者之深責也雖承詔發卒心馳寇庭其
於為國討除使戎人創艾晝夜思忖何補消毫所以懷懷愚心願一陳竭
臣觀自古長策照然可徵在於實邊兵選良將明斥候廣資儲杜其姦謀
險其夫集此朝之士大夫皆知不獨微臣只在舉行之耳然臣愚見所及
猶欲布靈者誠願陛下不愛金帛之費以釣此虜之心臨遣信臣與之定
約曰犬戎恃亂負恩為邊鄙患者數矣能南制而伏之者唯在北蕃如能
發而深入殺若干人取若干地則受若干之賞開懷以示之厚利以喻之
所以勸擊要約者異於他日殊甚則匈奴之銳可得出也一戰之後西戎
力衰然後選練驍雄乘使翦撲此誠制之一奇也穆宗長慶元年正月
夏州奏浙東湖南等道防秋兵不習邊事准詔留其器甲歸其人敬宗
以長慶四年正月即停三月甲戌夏州節度使奏於董子關北木瓜嶺朔

永樂大典

卷一四四六三

築堡柵以捍虎項之衝。其堡壘屋宇並出當軍材。乃於塞外凡築五城。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而宥州烏延皆方廣數里。尤居要害。蕃戎畏之。寶曆元年十月。靈武上言。保靜縣界常渠置堡一所。差兵鎮守。文宗開成元年。二月丙戌。詔荆州添置夔州雲安縣鎮兵五百人。以黔中上言。西南蠻擾動故也。武宗會昌二年二月。迴鶻為黠戛斯所攻。戰敗。部族離散。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南來。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以安公主。時天德軍使田牟請以沙陀退澤諸部落兵擊之。帝意未決。下百寮商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李德裕曰。頃者國家艱難之際。迴鶻繼立大功。今國破家亡。竄技無所。自居塞上。未至侵淫。以窮未歸。遽行殺伐。非漢宣待呼韓邪之道也。不如聊濟資糧。徐觀其變。宰相陳夷行曰。此借寇兵而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德裕曰。田牟韋仲平言。沙陀退澤並願擊賊。此緩急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散。是雜虜之常態。必不肯為國家捍禦邊境。天德一城。戍兵寡弱。而欲與勁虜結讎。陷之必矣。不如以理郵之。俟其越軼。用兵為便。帝以為然。許借米三萬石。俄而迴鶻宰相嗚沒斯殺赤心宰相。以其衆來降。赤心部族人投幽州。烏介勢孤而不與之。米其衆饑之。漸近。振武保大柵把頭峯突入朔州。州界沙陀退澤皆以其家保山險。雲州張獻節嬰城自固。虜大縱掠。卒無得者。帝憂之。與宰相計事。德裕曰。把頭峯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須用騎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如今勇出奇。奪得公主。虜自敗矣。帝然之。即令德裕草制。處分伐北諸軍固關防。以出奇形勢。授劉沔沔令大將石雄急擊可汗于殺胡山。敗之。四月。天德軍使田牟奏。以迴鶻犯界。出軍三千人拒之。中書條奏再請制置邊上。其一曰。請速降中使宣諭。生熟退澤。虎項待天德交鋒。後任隨便出軍討逐。如有所獲。一任自收。仍據殺戮。別行優賞。二曰。自古出師。皆有副貳以防主將有故。使須得人。石雄驍勇善戰。當代無敵。望授天德軍都防禦副使。助田牟攻討。三曰。田牟都似不曉兵機。據奏狀已出三千人。必是全軍盡出。忽有不利。豈免空虛。馬上馳突。是戎虜所長。攻城圍守。是戎虜所短。田牟祇合堅守城壘。以俟救兵。望速詔田牟。輒不得出兵野戰。四曰。迴鶻馬軍難於技敵。依林守險。須用勁弩。望浙西取四百人。宣州取三百人。令取河西路。赴天德。取田牟指使。五曰。嗚沒斯所通誠款。未知真偽。然早要別加官爵。獎其忠義。今遠近諸蕃。知朝廷抵責。可汗犯順。非是要滅迴鶻。六曰。迴鶻潰散乏糧。二年勞苦。人心易動。必可招降。望且遣田牟據歸降者。許與優賞。旋給食。遣太原安置。並從

之。八月迴鶻烏介可汗過天德。至把頭峯北。停掠雲朔北川。詔劉沔出師守雁門。諸關迴鶻首領。咸武降。幽州授左武衛將軍。同平詔以迴鶻犯邊。漸侵內地。或攻或守。於理何安。令少師牛僧孺陳夷行與公卿集議。可否以聞。僧孺令百寮議。以固守關防。俟其可擊。則用兵。宰相李德裕議。以迴鶻所恃者。嗚沒赤心爾。今已離叛。其強弱之勢。可見。成人獷悍。不顧成敗。以夫二將乘忿。入侵。出師急擊。破之。必矣。守險示弱。虜無由逞擊之便。天子以為然。乃徵發許蔡汴滑等六鎮之師。以太原節度使劉沔為迴鶻南面招討使。以張仲武為幽州盧龍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封蘭陵郡王。充迴鶻東南招討使。以李思忠為河西党項都將。迴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太原。十月丁卯。迴鶻頰劫東涇已北。賜并州劉沔幽州張仲武密詔曰。自迴鶻本國殘破。寄命北邊。朕以其艱難之時。曾有勦力。平靈之後。繼以姻親。義在懷柔。情深兼愛。亦既轉粟賑救。降使撫循。示信推恩。朕無所媿。而狼顧塞上。鼠首雲中。聞有備雖。暫移營稍乘隙。復來近塞。察其情跡。殊未還歸。朕祇荷丕圖。撫臨萬寓。守祖宗之法。制思黎庶之乂安。豈可高枕。冗於塞垣。養黃毒于懷袖。乘其馳突。必能驅除。昔晉侯報楚之功。避莊王於三舍。答秦之惠。復孟明於二壩。安國庇人。大義斯在。卿宜遣使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四百三十五

古

告諭。明示朕懷。如或遲留。尚為巧詐。即須持角相應。臨以兵威。勉務良圖。副茲委遇。時迴鶻可汗宰相相次上表。請國家借兵十萬。助其收復故地。又借天德一城。與公主居之。及再請米糶羊馬。朝廷皆拒而不許。自是可汗或近振武保大柵。或入朔川把頭峯。來往不常。情計難測。尋突入太原部落。掠牛羊人口。轉戰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嬰城自守。議者以迴鶻常質公主以行。深入漢界。至是密詔諸將。遣邀奪公主。及擒致可汗。遂有是詔。又授劉沔招撫迴鶻詔曰。昔東漢中夏。既寧。匈奴饑饉。邊將請命。出塞欲圖刻石之功。光武曰。未能制剛。弱能制強。雖滅大寇。不如息人。朕每覽前史。為之興歎。又以大禹修德。有苗歸心。周穆徂征。荒服不至。國存取亂。仕擇良圖。迴鶻順以本國。存饒種落。攜貳。紇于斯。乘其危亂。遂履危巢。既焚老上之廷。盡翦名王之族。可汗地遠。未附塞垣。朕言念姻親。不忘勲力。喻以呼韓。美志。漢氏。舊章。戎不亂華。國之大典。宜分兵食。救彼疲人。令歸漢四。方議。膽。悔。屬。可汗久嬰沉痾。首長異心。雖隨畜所行。而控弦深入。頗已渝盟。邊將戎臣。屢抗其跡。策蕃。渾。部。落。咸。請。其。驅。除。朕。以。王。者。之。師。以。全。取。勝。匈。奴。見。短。嘉。叢。教。之。善。善。焉。邑。設。權。戒。王。恢。之。兵。首。推。誠。舍。垢。亦。已。踰。時。况。朔。塞。浮。寒。有。皸。瘃。之。患。陰。山。迢。路。多。曲。折。之。難。宜。以。德。綏。豈。勞

兵碎。惟爾又臨沙漠。願識虜情。既啓十乘之行。必致六羸之適。資之告諭。方俟成功。可本官兼充招撫迴鶻使。如不自改悔。終須驅逐。其諸道兵馬。行營兵馬使。權令指揮。又授張仲武東面招撫迴鶻使。制曰。古人云。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舉德于外。則禍生于內。朕每念戎事務安。生靈既示。遠。圖宜恢。長策。迴鶻可汗。寄託塞上。未歸虜庭。近者遣使。前門。懇陳誠懇。宋人病告于予。予及朝鮮心。附於樓船。我之信臣。實得腰領。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略。盧龍軍等使。錄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蘭陵郡王。食邑三千戶。張仲武。風雲感契。免藻。協誠。自升將壇。首翦狂虜。戈鋌。亟聞。彗掃牛馬。殆至谷量。故能望影。揣情。已深。致虜之術。豈止聞風。破膽。蓋堅慕義之心。遽奏封章。願申告諭。既彼率服。盡忘懷柔。况虜騎往來。疾于風電。沙場。復遠。介以山川。臨敵。應機。固難。統一。此衛霍之襲。葷。旄。旆。異道而行。辛趙之擊。罕。卷。兩從其志。成于廟勝之策。在舉旄。係之。臣。俾爾。鷹。揚。挫其狼顧。將。服。蠻。夷。之。叛。固在七擒。勉思將帥之風。無忘五利。崇以夏官之秩。委其統制之權。當一乃心。設茲休命。可檢校兵部尚書。兼充東面招撫迴鶻使。其當道行營兵馬使。及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餘如故。主者施行。三年。

永樂大典卷四百四十五

二月。趙蕃奏。點夏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影。援。李德裕。奏曰。據地志。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庭去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時。向西路由河西隴。右出玉門關。遙。還。是。國家州縣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庭。要兵。使於側近。微。發。自。難。難。已。後。河隴。盡。陷。吐蕃。若。通。西。安。北。庭。須。取。迴鶻。路。去。今迴鶻。破。滅。又。不。知。的。屬。點。夏。斯。否。縱。令。救。得。使。須。却。置。都。護。府。以。漢。兵。鎮守。每。處。不。下。萬。人。從。何。徵。發。饋。運。取。何。道。路。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力常。若。不。足。無。事。時。貯。糧。不。支。得。三。年。朝。廷。力。猶。不。及。况。保。七。千。里。安。西。哉。臣。所。以。為。縱。今。得。之。實。無。用。也。昔。漢。宣。帝。時。魏。相。請。罷。車。師。之。因。漢。元。帝時。賈。捐。之。請。棄。宋。崖。郡。國。朝。賢。相。狄。仁。傑。亦。請。棄。四。鎮。立。斛。瑟。羅。為。可。汗。又。請。棄。安。東。却。立。高。氏。後。不。欲。貪。外。虛。內。耗。竭。生。靈。此。蓋。三。臣。者。當。自。有之時。尚。欲。棄。之。以。肥。中。國。况。隔。越。萬。里。安。能。救。之。哉。臣。恐。蕃。戎。多。計。知。國力。不。及。倘。且。許。之。邀。求。中。國。金。帛。陛下。不。可。中。悔。此。則。將。實。費。以。援。虛。事。即是。滅。一。迴鶻。而。又。生。之。恐。計。非。便。乃。止。九。月。丁。亥。賜。點。夏。斯。勅。書。曰。皇帝。改。問。夏。斯。可。汗。將軍。諱。德。伊。斯。難。珠。至。覽。書。并。白。馬。二。匹。具。悉。可。汗。降。精。外。極。推。朔。漢。以。為。君。稟。耀。旄。頭。分。天。街。而。建。國。特。負。英。豪。之。氣。夙。推。號。馭。之。志。春。想。嘉。猷。載。深。寤。數。來。書。云。溫。仲。令。將軍。歸。國。後。漢。使。不。來。溫。

仲令去日。朕書具云。遠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冊命。自是可汗未諭此意。報
答稍遲。來信又云。道路隔絕。蓋為山川悠遠。未得與可汗封壤接連。非是
兩國之情。猶有阻隔。想可汗明識。無復致疑。又云。兩地致書。彼此不會。且
書不可以盡言。言不可以盡意。况蕃漢文字。傳譯不同。祇在共推赤心。未
保盟好。豈必緣飾詞語。以此交歡。想每欲思惟。先想好意。不更疑惑。便是
明誠。又云。欲除兩極間惡刺。如此之事。最為嘉言。緣迴鶻雄據北方。為一
代君長。諸蕃臣伏。百有餘年。今可汗掃除穹居。大靈離趾。功業既高于前
古。威聲已振于北荒。固當深務遠圖。豈可更留餘孽。黑車子不度德量。乃
敢保寇。解則是侮。可汗獨力向化。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况可汗前來訪送
公主。云上天入地。必須覓得。今若捨而不問。何以取信。朕懷想可汗乘彼
盛秋。長驅精騎。問迴鶻遁逃之罪。行黑車子後服之誅。取若拾遺。徒無再
舉。從茲量定。豈不美歟。來書又云。送公主到彼。無一語奉。緣公主纒離可
汗五月。便被迴鶻劫奪。所遣來使。盡被殺傷。公主二年之中。流離沙漠。事
已隔遠。所以不再叙言。然越蕃去月。已具感悅之心。是表懇懇之意。又聞
今秋欲移往迴鶻牙帳。滅其大國。使保舊居。足使諸蕃畏威。迴鶻絕望。稍
近漢境。願謂良圖。所云請發遣兵馬。期集去處。緣黑車子猶去漢界一千

餘里在沙漠之中。從前漢兵未嘗到彼。比聞迴鶻深意。常欲投軍安西。符
至。今朕秋當命幽州太原振武天德緣邊四鎮要路。出兵料可汗攻討之
時。迴鶻必當潛遁。各令邀截。便可梟擒。此是軍期。須如符契。想可汗必全
大信。用叶一心。誦德伊斯。難殊朕已於前殿面對。兼賜宴樂。並依來書。更
不遲留。朕續遣重臣。便申冊命。故先達此旨。令彼國明知冊命之禮。並依
迴鶻故事。可汗爰始立國。臨長諸蕃。演示隣壤。情深。宗盟義重。以此鎮撫。
誰敢不從。宜體至懷。共弘遠略。春暖。想可汗休養。將相已下。並存問之。點
夏斯者。亦名紇吃斯。本前代堅昆國。在迴鶻西北。自稱李陵之後。初破迴
鶻國之時。得太和公主。以天家貴種。又與國同姓。令達干十人送公主至
塞上。中路為烏介可汗所得。盡殺點夏斯。使人乃質公主同行。及點夏斯
上表問公主所在。及所遣使者十人。帝顧問宰臣。議者奏。以點夏斯是迴
鶻深讎。今烏介可汗尚須與通和。合自將兵馬。求殺使者罪人。兼討黑車
子。容納可汗之罪。帝心未決。以迴鶻故事。自平祿山之後。歲賜絹三萬匹。
以為定制。又點夏斯有可汗之名。慮不脩臣禮。宰臣又奏云。今點夏斯與
迴鶻故事不同。未有大功。安敢邀利。如肯同迴鶻稱臣。即加冊命。不爾使
停。無傷國體。兼許為宗盟。可以尊卑諭之。令展子孫之禮。帝意乃定。故降

永樂大典

卷一四四六三

此書。五年七月。勅改單于都護為安北置都護。初。宰相奏曰。塞北諸蕃皆為振武。是單于故地。不可存其名號。以啓戎心。臣等謹詳國文武德四年。平突厥後。於振武置雲州都督。武德五年。改為單于大都督。聖曆元年。改為安北都護。開元八年。復為單于都護。其安北都護。本在天德。自真觀二十年。已後。移在甘州。遷徙不定。今單于都護。改為安北置都護。如此。則置並循故事。乃有初從之。懿宗咸通十年十二月。勅荆南節度使杜悰。據司天奏。有小字星氣。經歷分野。恐有外夷兵水之患。緣邊藩鎮。最要隄防。宜訓習師徒。增築城壁。凡關制置其事。以聞。後唐莊宗天祐十四年二月。德威使人間行。以聞。帝憂形於色。召諸將議發兵之策。帝曰。鮮卑百萬。踐暴漁陽。德威獨坐孤城。計無生路。群情恟恟。自望援軍。今若出師。深虞衆寡不敵。且欲伺其機便。又慮失彼一隅。今日諸君計將安出。李審進曰。戎狄無厭。唯利是視。從古已來。常為邊患。古公避狄於岐下。高祖受困於平城。然周垂定鼎之基。漢享卜年之慶。其後宣王薄伐。孝武窮征。垂基七百餘里。凡夷狄之侵中國。皆乘間隙而卷。或以天子政衰。諸侯侵伐。兵連禍結。樹黨分朋。畿甸邦域之中。自相矛盾。遂有獯戎。人為邊患。晉之烏丸。鮮

永樂大典卷一四四六三

七

早是也。或聖王創業之初。方誅暴亂。正弭中原之難。未遑邊備之師。遂有獯戎。人為邊患。漢高之昆頊。太宗之突厥是也。獯鬻之人。昧於聽受。或因姦臣亡命。交構虜庭。扇誘禍源。指陳利害。召戎而至。擾犯邊城。漢之中行。說代宗之僕固懷恩是也。擾犯之端。其來異勢。備禦之道。蓋亦隨時。夏之即序。古公避狄。宣王薄伐。秦起長城。文景和親。漢武窮討。皆一時也。戎不亂華。著于前載。王基帝迹。皆順天時。今大王為國除寇。伏願討逆。前無堅障。所向摧鋒。阿保機背約。渝盟惑虜。文進之姦策。遠驅戎虜。寇我漁陽。周德威杜稷重臣。控茲要害。重圍之內。唯望援師。我若猶豫不前。竊恐城中生事。如失人喪地。虜勢何支。湏與據逐之師。以次安危之計。天命有在。阿保機無能為也。如其勢道未平。我亦不孤於宗社。安民保大。在此一行。明宗時為邢州節度使。曰樊將軍。願以十萬之師。橫行絕漠。傳介乎欲奉單車之師。獨制先酋。遠阻山川。猶希萬一。今阿保機親携醜類。犯我疆場。原其獸心。本窺貨利。雖名百萬之衆。勝兵都有幾何。止無斥候之才。戰無行陣之法。交兵合鬪。唯恃騎軍。如其大戟交鋒。短兵接戰。纔聞鼓譟。即已敗亡。臣久在雲中。備知能否。從前料虜每在穀中。願假臣突騎五千。端端獯戎。即時平遠。閭實又曰。去病忘寇。思平昆頊。陳湯奮命。願斬郅支。豈獨幸

於功名實欲傾其臣節古人效一夫之命尚滅德戎當今聚萬旅之師何憂患難臣雖愚懦請以命先凡戎狄獸心見利忘義以為玉帛子女可持甚而驅之以為堅甲利刃可斬木而當之今但蒐選銳兵控制山陰良弓勁弩設伏待之虜騎輕佻度險不整一人敗走象不敢支我但倚角陳兵偃旗卧鼓鉗以羸卒嘗以孤軍追奔巖險之中遇我伏箴之卒萬弩齊發則醜類無遺保機之頭坐見懸於蠻邸願假臣精卒一萬庶幾成殄掃之功帝曰苟如其言吾當高枕矣昔太宗得一李靖卒平突厥况于今有三人吾無憂矣諸將奉觴為壽譙樂而罷四月命明宗率師赴援次于涿水水扼祁溝諸關伺其賊勢自是虜騎不過祁溝帝又遣閻寶帥師合真定之兵以附既而分領騎軍夜遇祁溝入賊部伍俘擒而還又有燕人自賊中來言阿保機見在幽州南稍住攻城其軍無營舍皆聚糴帳以處其中衆軍分頭剽掠全無警備馬千百為群夜牧近地枕戈而睡不虞奔逸所獲我人皆以長緋懸頭繫之於樹中夜斷緋皆得逃去周德威遣人密書告於明宗言契丹約三十萬人馬牛不知其數賊以羊馬為資近聞所食數以太羊阿保機謹讓盧文進已悔其奉契丹勝兵散布射獵保機帳前不滿萬人宜夜出奇兵掩其不備明宗具其事聞八月明宗破虜於幽

水寨大典卷萬四十四

大

州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三年十一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護邊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勅蔡襲屯海門鄭惠分兵備禦十二月襲又求益兵勅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特南詔已聞交趾襲擊城固守救兵不得至昭宗天復元年三月朱全忠遣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四月叔琮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城中大恐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城多頽壞隨加完補五代史後唐同光二年三月鎮州奏契丹將犯塞乃令李紹斌李從珂部署馬軍分道備之蕃漢內外馬步軍副總管李嗣源領諸軍屯於邢州三年二月已卯文思殿宴罷召郭崇韜於大明殿後議邊事言契丹部族方疆幽州塞弱威名宿將相繼殂落如非勳望難伏夷人崇韜曰臣未奉聖護已有私書敢不上陳因曰李紹斌雖忠勤盡瘁洞悉燕薊事情然向來名位未高蕃情恐未賓伏此時彈壓宜委重臣上曰正吾意也明宗天成二年九月癸酉北面招討副使王晏球奏准宣差兵士築城於閭溝店初詔城良鄉後詔壁於此蓋取幽涿之中塗以備鮮卑之抄掠也四年四月丙辰宣差軍指揮使楊漢章將步騎五千往雲朔巡邊長興元年正月定州奏於易州界檢行到奇峯嶺北黑兒口修置砦柵已分兵士守把備契丹

侵軼故也。七月北京留守馮斌奏諸蕃部三千餘帳近振武請添兵控禦。三年二月引遣使劉處讓奏相度西路事請修葺故武州以備邊。四月庚申契丹朝貢使鐵葛羅卿辭歸本部帝顧謂侍臣曰契丹遣使求歸前刺其事如何侍臣對曰前刺之來此為我患到今遣患稍息蓋緣此輩受擒若縱其歸則復生吾敵固不可從其請也。帝曰苟欲和戎修好不可慮及此也。帝意欲歸之。會冀州刺史楊檀罷郡檀素部落人尤請遣事帝召檀以前刺事謀之奏曰此輩初附王都謀危社稷陛下寬慈貸其生命苟若歸之必復正南放箭既知中國事情為患深矣帝曰其實如此非卿吾幾誤計矣。十月戊午帝御廣壽殿謂范延光秦王從策等曰契丹欲謀犯塞邊上宜得嚴重帥臣卿等高量誰為可者以聞甲戌秦王從策奏伏見北面奏報契丹族帳近塞吐渾突厥已侵邊地北面戌卒雖多未有統率早宜命大將帝曰卿等高量定未俱奏曰將校之中唯石諱康義誠二人可行諱素不欲為禁軍之副即奏曰臣願此行帝曰卿為吾行事無不濟即令宣旨施行及受詔不落六軍副使諱却還延辭帝曰召義成未遂令宣徽使朱弘昭知襄州事代表義成還京師。十一月庚辰帝謂近臣曰北面頻奏蕃寇宜令河東節度使李從溫且將兵士至鴈門已來

永樂大典卷四十四百六十三

先

巡撫因令容省使劉處讓往太原與從溫同出兵師庚寅帝謂新除河東節度使石諱曰卿至河東禦虜之要但有塞斷鵲谷凡諸關防禦守備設法以待之慎勿與之孤聞。四年三月延州節度使安從進奏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為留後先是河西諸鎮皆言仁福連結契丹嘗約虜使朝廷以虜勢方盛恐與仁福往來若使深入河西可以南侵關輔為社稷之憂慮未有控制之術會仁福死欲移其嗣別鎮命廷帥安從進鎮之恐其不從命令邠州節度使藥彥稠宮苑使安重益為監軍同率師援送安從進之鎮帝又命安重益收聚諸軍先配契丹及親從契丹直兩郡並隨重益先是幽州捕送契丹楊隱已下六百餘人及相次次技來者散配諸軍選其尤壯勁者立為契丹直其首長皆賜姓吉而言事者以為胡虜悍戾不可狎於君側至是契丹首領吉趙實自京欲遁歸奪船過河至深州所由捕送斬之是日命重益部而出任因所斥之於外也。四月己亥隰州刺史劉遂凝奏帝聞所陳密事奏曰臣所部與綏銀二州接壤三州漢戶約五千自開國家攻討夏州皆葺隳山險請除二州刺史各與二三百人為衛隊今其到郡招撫則不戰而下兩州矣帝問左右其言如何范延光奏曰綏銀戶民朝廷常加撫育緣與部落雜處其心翻覆多端昨聞安

從進初至廬關蕃首望風歸附尋加存撫各令放歸及上馬登山未行百
步反襲從進騎從士十餘人幾至不濟奈何以刺史衙隊一百人制彼
狡虜適足為虜嗤也况國家之惠正在夏州夏州即平綏銀自然景附如
夏州未拔王師自當退舍何以能守綏銀遂凝之說非也遂凝不能對良
父又奏曰臣聞李仁福有二子彛超乃次子也長子彛殷為夏州留夏彛
超徵詔赴關則諸蕃歸心矣臣請以百騎自入夏州延光心知其不可以
遂凝恃內助之恩恐併阻其謀則生怨望乃止翌日帝又謂延光曰遂凝
之行可乎延光奏曰王師進取之謀計度已定遂凝請立彛殷兼將百騎
入夏州事固不可設令虜執吾使遂凝不足惜所惜朝廷事體也臣等商
量不請遂凝輕行乃止六月新州節度使王景戡奏契丹國在左右相
牙盧家與臣書家被都要鎮偷竊馬三匹速宜送來不然則出兵剽掠范
延光奏曰北虜以我夏州未平欲詭文相窺時向初秋所宜防備緣邊戍
兵合交番者宜留候秋穫訖令還帝從之末帝清泰元年十一月辛丑
詔諭涇原邠寧岐隴戍兵常選練備秦州邊事二年六月樞密宣徽使
進添都馬二十匹河南尹百匹時偵知北虜寇邊日促騎軍故有此獻欲
表率蕃鎮也奇高祖時桑維翰鎮兗州吐渾都督白承福為契丹所迫

水滸大興卷萬四千四百五十五

干

舉衆內附帝方通好於契丹拒而不納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患契丹之擄
欲謀攻襲戎使往返路出於真定者皆潛害之密與吐谷渾相結至是納
馬而致於朝既而安重榮抗表請討契丹且言吐渾之請是時安重榮握
強兵據重鎮恃其驍勇有飛揚跋扈之志帝覽表猶豫未決維翰知重榮
已畜姦謀且懼朝廷博于其意乃密上疏曰竊以防未萌之禍亂立不拔
之基局上繫聖謀動符天意非臣淺陋所可窺量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
顯無功報國省已愧心其或事繫安危理干家國苟猶緘默實負君親是
以區區之心不能自己近者相次得進奏院狀報吐渾首領白承福已下
舉衆內附鎮州節度使安重榮上表請討契丹臣方遙朝闕未測端倪思
陛下項在并汾初推心釋師少糧置援絕計窮勢或綴旆因同懸馨契丹
控王塞躡馬龍城直度陰山徑絕大漠萬里赴難一戰夷克救陛下累卵
之危成陛下覆盂之業皇朝受命于此六年夷夏通歡亭障無事雖卑詞
隆節屈萬衆之尊而旌國息民實數世之利今者安重榮表契丹之罪方
恃勇以請行白承福畏契丹之強將假手以報怨恐非遠慮有感聖聰方
今契丹未可與爭者其有七焉契丹自數年來最為強盛侵伐鄰國吞滅
諸蕃救援河東功成師克山後之名藩大郡盡入封疆中華之精甲利兵

悉歸虜北。即今土地廣。人民衆。戎器備。而戰馬多。此未可與爭者一也。契丹自克捷之後。鋒銳氣雄。南軍因敗。劫以來。心沮膽怯。况今秋夏。雖給而帑廩無餘。黎庶雖安。而貧弊益甚。戈甲雖備。而鍛礪未精。士馬雖多。而訓練未至。此未可與爭者二也。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篤。雖多求取。未至侵凌。豈可先發。豈端自為戎首。縱使因茲大克。則後患仍存。其或偶失沉機。則追悔何及。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苟議輕舉。安得萬全。此未可與爭者三也。王者用兵。觀釐而動。是以漢宣帝得志於匈奴。因單于之爭。立唐太宗立功於突厥。由頡利之不道。方今契丹王抱雄武之量。有戰伐之機。部族輯睦。蕃國畏伏。土地無災。草高繁茂。蕃漢雜用。國無豐隙。此未可與爭者四也。引弓之民。遷徙鳥舉。行逐水草。軍無饋運。居無窳慕。住無營柵。使若遊。任勞役。不畏風霜。不顧飢渴。皆華人之所不能。此未可與爭者五也。戎人皆騎士。利在坦途。中國用徒兵。喜於走險。趙魏之地。燕薊之南。千里之間。地平如砥。步騎之便。較然可知。國家若與契丹相持。則必屯軍邊上。少則懼夷狄之衆。固須堅壁以自全。多則患飛馳之勞。則必逐寇而遠。反我歸而彼至。我出而彼迫。則禁衛之駭。確。疲於奔命。鎮定之封。境。略無遺民。此未可與爭者六也。議者以陛下於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露。

永樂大典卷一四四六三

主

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於昆頊。神堯武略。尚稱臣於可汗。此謂達於權變。善於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構。遂成豐隙。自此則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為耗露。不亦宜乎。兵戈既起。將帥擅權。武吏功居。過求姑息。邊蕃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凌下僭。此為屈辱。又非多乎。此未可與爭者七也。願陛下思社稷之大計。求將相之善謀。勿聽嬖佞之空言。宜納妻教之逆耳。然後訓撫士卒。養育黔黎。積穀聚人。勸農習戰。以俟國有九年之積。兵有十倍之強。主無內憂。民有餘力。便可以觀彼之變。待彼之衰。用己之長。攻彼之短。舉無不克。動必成功。計之上者也。惟陛下熟思之。臣又以新都襟帶山河。表裏形勝。原田沃衍。戶賦殷繁。乃河朔之名藩。寔國家之巨屏。即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恐非勇夫重閉之意。願迴深慮。免啓姦謀。欲希陛下督整和鑿。略謀巡幸。雖御風沐雨。上勞於聖躬。而社稷防微。實資於睿略。省方展義。今也其時。臣受主恩。深憂國情。切智小謀。大理淺辭。繁俯伏惟懼。於僭踰禪補。或希於萬一。謹冒死以聞。跡奏留中。不出。帝召使人於內。寢傳密旨於維翰。曰。朕以北面之事。煩懣不決。今省卿所奏。釋然如醒。朕計已決。卿無憂也。周世宗顯

德二年三月庚午朔辛未改李晏口爲靜安軍先是河朔生靈自晉漢以來常爲契丹所困每胡兵入寇洞無蕃離帝甚憫之而言事者以爲梁冀之間有胡蘆河東西橫亘數百里然其堤岸非峻不能扼胡騎之奔突帝乃按圖定策於是詔許州節度使王彥超曹州節度使韓通等領兵庀徒濬其堤而增其岸仍於河上築壘以屯戍兵是時一一未畢而虜至彥超等迎擊退之李晏口者即河上之要津也故賜以軍額自是之後虜騎雖至終不敢涉河以肆掠繇是河朔生民稍安其居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三

三